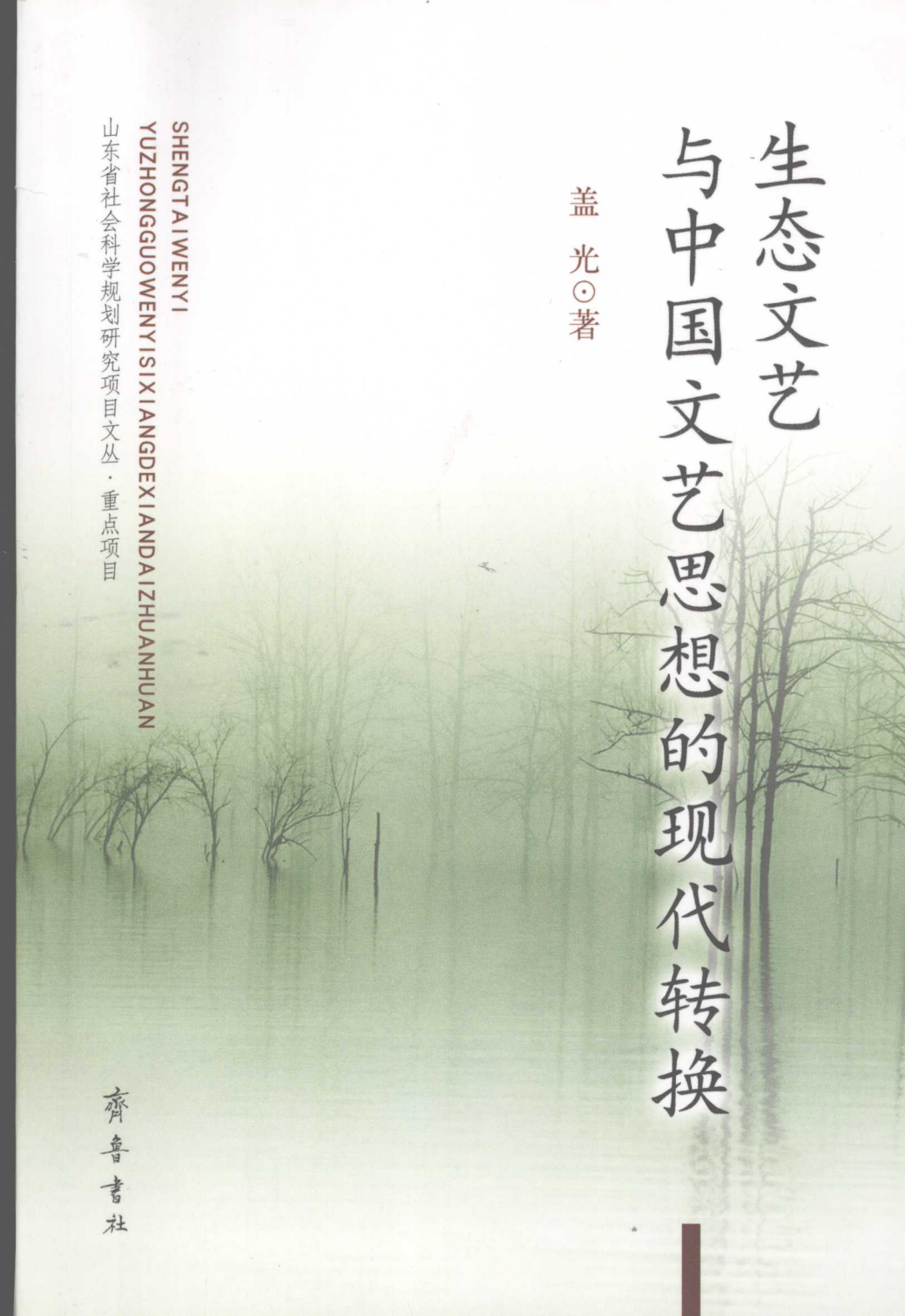




生态文艺 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

盖光◎著

SHENGTAIWENYI

YUZHONGGUOWENYISIXIANGDEXIANDAIZHUANHUAN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齐鲁书社

新時代

中國文化出版社

第一版

定價

每冊

（）

生态文艺 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

盖 光◎著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文艺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 / 盖光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07. 11
ISBN 978-7-5333-1903-8

I. 生… II. 盖… III. 文艺思想—思想史—研究—
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5139 号

生态文艺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

盖 光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 32

印 张 13.5

插 页 3

字 数 336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903—8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前言 生存论关注:文艺学研究的旨归	1
第一章 为什么要建立生态文艺观念	7
一、生态文艺的“本然性”	7
二、生态文艺观与“生态人”构建	14
三、生态文艺观与生物多样性	21
四、生态文艺观与“亲和”性的生存视角	25
五、生态文艺观与人类生态责任	31
第二章 生态文艺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37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性及逻辑性	38
二、生态文艺与人的多重存在的生态关系	41
三、生态存在与艺术存在的多重生态关系	48
四、生态文艺与系统整体性的方法论	55
五、生态文艺与复杂性思维	60
六、生态文艺与诗意思维的体验性	65
第三章 生态文艺的生态哲学基础	70
一、生态文艺与生态智慧	71
二、生态文艺与生态法则	78
三、生态文艺与生态伦理原则	85
四、生态文艺与生态价值	90

五、生态文艺与主客体生态	98
第四章 生态文艺与人的生存	107
一、生态文艺与生存“世界”及艺术过程	108
二、生存视野的生命“金字塔”	112
三、生态文艺与人的和谐性生存	119
四、生态文艺呈现的“诗意地栖居”	126
五、生态文艺与人的精神生态征象	133
第五章 生态文艺的历史性视角	144
一、生态文艺的历史与逻辑	145
二、生态文艺的古代形态	151
三、生态文艺的近现代形态	163
四、生态文艺的未来形态	172
第六章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深生态智慧	184
一、“道法自然”与“自然无为”的生成性智慧	185
二、“阴阳刚柔”与“万物化生”的转换性节律	196
三、“和而不同”与“致中和”的审美智慧	210
四、“天地人”三材的运行系统	222
五、“民胞物与”的交融情结	233
第七章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生态审美支持	246
一、自然审美之于生态审美:人与自然的 生态共生体验	247
二、“化”性:转换的生态韵律及审美内涵	252
三、“无”性:生态审美的内在依据与 艺术美的“功”力	259
四、“象”性:自然生态与人心“营构”的审美载体	264
五、“神”性:“穷神知化”的审美韵律 与艺术的妙造	269

六、“德”性：人格塑造的审美愉悦与精神超拔	277
七、“境”性：生态审美转换及主体性升华的载体	283
八、“大”性：生态审美的基质与 多样化的融合形态	292
第八章 理论转换的层面	300
一、理论转换的价值立场	301
二、基础层：范式转换的启示	309
三、方法层：思维品质转换的脉系	317
四、回归层：人类学视野的转换	328
五、语境层：话语转换与对话	336
第九章 审美转换层面	345
一、审美转换：生态和谐体验的深层追问	346
二、拓展层：生态审美通达爱意文明	352
三、关怀层：生态审美悟解人文生态智慧	360
四、接续层：审美现代性转换及其推进	366
五、现实层：日常生活的生态审美化	374
六、支持层：现代人居环境的生态审美化 及优化策略	381
第十章 生态批评：对接、整合与艺术实践	388
一、生态批评的理论方位	389
二、生态批评：绿色思绪与文化现象	395
三、生态批评：实践一种“生态世界观”	400
四、生态批评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对接	406
五、生态批评：整合性的生态文艺视野	412
六、生态文艺与生态批评：走向解放的人文关注	418
后记	423

前言

生存论关注：文艺学研究的旨归

践行生存论的关注,是21世纪文艺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人的生态生存性问题不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且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因为这是涉及人的存在的根本性,即可持续性的生存与发展的方式问题,所以这理应引起人类共同的关注,显然也必然成为21世纪文艺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关注对象,也是其需要永久言说的话题。

何谓人的生态性生存,简单地说,就是人在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中的生存,再进一步说,就是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的为基础的人在多重存在关系中的和谐生存。从这种意义上看,生态性生存不仅认同了人的存在的自然生态基础,铸就了人在生态系统中整体、全面、动态的生存机制,并且是在生成、发展以及和谐的,朝向未来的路径上呈现着人的生态化的运演。我们之所以说这是生态性的,一方面是因为人本身是生态系统中,或者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人本应是一种生态性的人,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关系本身也是生态性的,生态系统的和谐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今日,我们关注人的生态性生存,这不仅是因为人口、生态与资源环境等问题对人类的当下及未来生存的严重威胁,使得生存于21世纪的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与生态考验,更因为人类本身就是处于生态性生存的境域

中,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别离了生态系统,离开了自然生态,离开了生命共同体,人将无法生存,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文艺学研究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审视及其言说,并力主构建必备的知识话语系统,不仅在于文艺学研究不可能不从人的现实生存视域中关注人的审美化的体验生命的存在,更在于它必须以系统整体性的思维品质,以生态性的视野,以肯定性的视域认识自然生态存在的现实性、基础性及其合理性,体验人类自身生态性生存关系的和谐性,并且它需要直接促发人们主动性地解析、体验、言说这种和谐关系,甚至还需对这种关系进行情境预设。这不仅因为文艺对于人的现实生存有挥之不去的情结,也不仅在于文艺本身就是来自于人的现实生存,更在于文艺及文艺学研究本身背负着一种责任,并内存着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是需要有生存论的关注。艺术是意义性存在,艺术蕴聚的意义不只是内蕴着人的精神性存在方式,更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的生命体验方式,是对生命之“在”的承诺,并且是人的多重存在关系中的“在”。所谓生态性生存必然是以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为基础,在多样生命体间的能量、信息交换中,在天地人的共生境界中,构筑人的生存结构。在生态系统的视野中,自然生态与人的存在是共生共荣、互惠互利的存在,其根基在于生命的存在。在这里,生命既是支点,是不断流动的血脉;是人与自然沟通、融会的中介,又是天地人共生的基本元素,同时也是文艺与审美的基础。文艺学研究体验、促发、言说人的生态性生存,就必然在互动共生条件下使生命机能跃动着无限的活力。这里应该明确,文艺学研究关注人的生态性生存并不是直接作用于人的血脉之躯,也不是直接去改变自然状貌,不是直接以技术手段及资本的积聚而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的言说系统及知识话语,作为自然—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的一个

重要的平衡机制,它是通过作用于人的精神/文化结构,去平衡人的精神/心灵生态,去充实人的生态智慧,去不断地加大人们的责任意识的含量通过维系社会生态的平衡,不断打造精神—社会的和谐状态,并进而反馈于人对自然生态的关系,以促成人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找寻和构建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对生态文艺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探讨,不仅旨在对这种方式和方法选择一个合理及有效的路径,并且也在坚守一种责任。

显然,当人类的生态性生存境遇成为21世纪人们诠释的主要话题及不断构筑的主要知识话语系统时,文艺学研究乃至我们对生态文艺的探求就必然要在自下而上的情境体验中去关注、审视,并最大限度地促发人们去对生命的本质及生态性生存问题进行合理性的探求,并且在对艺术与美的体验中,在知识话语的建构中就必然要关注生态系统中的生命,关注人的现实与未来性的生存。我们以生态文艺的视域关注生命及人的生存,并不是形而上的“坐而论道”,也不是“孤芳自赏”,而必然是践行文艺学研究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自身的多重化的生态关系,对系统整体性的生态视野的关注及解说。那么,在其中,重要的就是对生命的关注,以及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认识,对人生态性生存方式的合理探求。在生态整体性的境域中,生命必然是生态性的生命,生命作为生存的支点,作为流动的血脉,作为天地人共生的基本元素,必然是呈现在生态性的血脉流动中。同样,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的生存必然是生态性的生存,人们只有不断地践行生态性生存方式,才能使生命存在更加富有色彩,更加具有活力,必然使生命的血脉永久性的流动。

生存论的关注是较之文艺学研究的文化性研究具有更加广

阔的视域,因为它更加具有现实性和包容性。事实上,对人的一切关注都可以纳入生存论的范围中审视,人类生成的历史及对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探索,实际都是在生存的背景下进行的。显然,这并不是虚幻的,而是现实具体的,因为生存论所包容的人的一切生存活动及方式也是现实具体,不论是人的物质、感性、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生存方式都是生态融合的。文艺学研究系统整体性地言说人的生存,构架生存论视域的话语系统,也并不是直接干预人的这一系列的生存方式,而是通过文艺活动、文艺体验,从人的精神、心灵及文化形态上影响、感召、教育人如何对待生存,如何促成人的多方面的生存方式的生态融合,如何选取有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或者是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方式,更重要的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探求优化状态下的人的生态性生存。从这种意义上审视,文艺学研究不会“死”,也不会“终结”。生存也好,言说也好,体验也好,影响、感召、教育也好,都必须有存在的载体,文艺活动的载体,文艺学研究言说的主要载体就不可别离文艺作品,那么文艺作品的载体是什么?这必然是艺术家的生命体验方式,也是艺术家生存方式,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其生态性生存方式。这里,我们所应该建构起来的中心视点实际是人的生命体的存在,是在生态运行中从事多样化生存活动的生命体,是生命体的现实具体,并且借助情感想象,构架内蕴理想,而追寻自由的生命体验形式。

就人的生命存在而言,生命活动本身作为体验性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一是现实具体的意义。人总是在现实生存中,去不断地生成感性与意志目的、与情感想象相交织的体验形式。其二是反思批判的意义。人需要在体验中反思和把握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要最大程度地解除自身的生存困境,获取平衡利欲性生存的方法。其三是未来可持续的意义。体验离不开目的

性,人总是面对未来,而巡礼对终极性的生命追索,期望寻求人的终极存在的意义。文艺活动的体验性不仅具有生命体验的一般性质,并且在这多重意义的综合效应中,文艺更把人对生命活动的终极追寻视为自由与和谐的体验,不仅将这种体验和关怀视为审美体验的方式,并在自然—社会—文化—精神—审美的生态节律形式中,在这种复合且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呈现的生命存在。而我们的生态文艺的视野也必定是在这系统整体意义上存在的,生态文艺的生存论关注也必然是在这种系统化的运行中展开。

第一章 为什么要建立生态文艺观念

建立生态文艺观是时代使然,是人类追寻未来性优化存在的必然。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生存面临着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也不是因为人类自身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而是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抉择,是人类不断完善自身所必须进行的自我剖析,并且是人类可持续性走向未来的必然要求。建立生态文艺观不仅能够有效地引导人们认识生态存在的必然性,体验人的生态化生存的合理性,在融通人与自然所建立的生态和谐关系中能够审美地激发生命活动的机能,能够审美化地演替物质交换、能量输入输出及信息传递的生态节律,而且能够促使我们从精神和心灵深处将这种认识与体验作为积极主动的生存需求,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指向性,从而引领我们始终能够依据生态存在的规律性,并能够以韵律化、诗意性地构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机理,搭建人类通向未来之路的优质生存的桥梁,使人的本真“澄明”,使人的和谐、诗意的生存“美态”得以显现。

一、生态文艺的“本然性”

生态文艺是人的文艺,也是自然的文艺,但终究是人的文艺。缠绕这样的话语,其根基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

这同时表征了两种可能:一是生态文艺作为人的生存而创生的一种生命体验形式,是难以别离自然生态而存在的,或者说,自然生态作为生态文艺存在的根基,理应有其“本然性”的存在形式;二是生态文艺的意义及魅力,或者是其艺术本性的“敞开”,无不得自于自然生态,得自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

我们之所以说生态文艺要得自于自然生态,一方面是它本身就出自于自然,不仅是出自外在于人的自然,还出自于人的自然感性之身,也出自于人的感性生命体验;另一方面,生态文艺还需要回复自然,不仅回复人的自然之身,更应该回复于作为人类家园的自然生态。事实上,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理应由这种循环性链条来体现,理应演化这样一种回归性,呈现一种超越性。我们应该肯定,只有在这种循环性、回归性及超越性的情境中,人们才能真正掌握及运行自然“复魅”的机理,才有可能真正“澄明”生命之魅。人类如何才能以这种出自于自然,而且又循环与回复自然的生态性视野及逻辑构建文艺框架,又以文艺的整体视野,文艺的人文指向观照自然呢?显然,这必然会引申出生态的文艺问题,同样也会构建出文艺的生态问题。这不仅是生态的必然,是文艺的“本然”,更是历史与时代使然;不仅是生态学研究及生态学家关注的问题,是文艺研究及文艺家关注的问题,更是时代的问题,是面向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人类必须关注的自身社会共同体能否永久存在的问题。我国文艺理论家鲁枢元教授在《生态文艺学》中说:“文学艺术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是什么,文学艺术在即将到来的生态学时代将发挥什么作用,文学艺术在当代的生态学家的心目中居于何等地位,在日益深入的生态学研究、生态运动的发展中文学艺术自身又将发生哪些变化,已经成为十分重要而且非常有

趣的问题。”^①然而,掌控这些问题的趣味不只限于学科性研究本身,更重要的,这还是非常现实、具体的,是关乎人类的生存及人类未来走向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有形而上的穷究,更需要形而下的体验,并且涉及非常现实具体的生存活动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看来,建立生态文艺观意义重大。为此,我们又必然会追问,生态文艺的“本然”状态怎样,或者说,生态文艺将对人的生存及走向做何,生态文艺何以能够有如此能力来促合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如果从观念形态及学理上以及从艺术的功能性上回答,生态文艺先天具有的那种融合、润化、激活、美化人的生态性生存机能的“天赋”,可以履行这种神圣的“天职”。因为生态与文艺之所以相通并进行有机合成,就在于相互间都有一种直通人的生命体验的机能,都旨在不断地完善及优化人的生态性生命体的活动,只是一个注重从人的生命活动的具体形态及方法入手,甚至直接作用于人的肉身躯体的运行;一个注重精神的超拔和对生命自由的追寻。生态与文艺的有机融合而铸就的生态文艺能够精神性、诗意化、审美化地疏通那种生态性生命体验的循环性链条,使之能够合理、有机且有效地运行,并不断地激励人们为完备人的生态优化的生存机能所内蕴的生命力的冲动。文艺是一种涌动着情感激励性的生命活动方式,而对人的生态优化生存机能的冲动,也使文艺化为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及亲和力,促使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为了美好的未来,去积极主动地感受、体验及理智性地观照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借用怀特海论述理性作为向“生存与环境冲击的指南”的话说,这种冲击力就出自“三重冲动”,那就是求生存,好生存,求更好生存。因为怀特海也表述了这种意思,即“理性的

^①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作用,乃高扬生命之艺术”^①。

人类是一个精灵,但却不是自生、自创的精灵,也不是由某种神性魔力,抑或是“上帝”创造的,不是那种每每违抗上帝的“政令”而背负“罪孽”的生灵。人是由天地自然化育、化生出来的一个精灵,是一个自然而然地由生命的生成演替,而不断化育、醇化,且祈望能够永久地衍生、延续的精灵。人类是一个生命的种群,但却不是自生、自创,每每会脱离生命共同体而自我欣赏、自我把玩的种群,而是天地自然的生命创化、进化而生成生命种群,并且是能够承载特殊生命群体的职能,蕴积共生、共创、共荣的能量,能够在生命共同体中主动性地尽职尽责的生命种群。人类是能够主动地,并且是能够诗意性地创化、醇化“生生”节律的精灵和生命种群,而这种创化与醇化必然是伴随着天地自然化育生命,去积极主动地运演“生生”的运行节律,通过创化万物而去激励与活化人的生命机能。人的这种品性及创化能力,使得人类既能润化与辅助自然万物的生长,促成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共荣,又能仿效自然,在“心师”、“模仿”自然万物的生成中润化自身、繁育自身,使自身成为优质化的生态性存在物。人的这种“心师”与润化性的生成性,就使自身成为与天、与地、与生物多样性结构并行的一个特殊“性灵”。这种生成性本性要求人们既要亲和性地善待自然万物与自身,又能够在生态亲和性的启悟中创生生命的新质;既能够感性地驱动生命力的再生,又能够未雨绸缪,并且理智性地规划、设计朝向生命未来的目标机制。人就是在不断地体验着这特殊的生态性生命存在的灵魂境

① 见〔德〕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